

## ■ 文学研究

# 面子理论视阈下《还乡》中游苔莎的悲剧探析<sup>①</sup>

龙 跃, 黄运亭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摘 要:**根据布朗(Brown)和列维辛(Levison)的“面子理论”,人们在社交中应当采取礼貌策略来满足听话人的面子需求。运用“面子理论”来解读哈代小说《还乡》中的女主人公游苔莎与她丈夫克林以及她与婆婆姚伯太太之间的对话,我们认为游苔莎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彼此之间不能很好地照顾对方的面子;在撕破彼此面子的同时,也为这部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这对我们处理各种家庭关系很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面子理论;礼貌策略;悲剧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45-04

哈代是英国19世纪末的文学巨匠,他一生著有很多作品,《还乡》是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一部。这部经典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游苔莎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美貌、冷艳、浪漫,然而她的爱情和婚姻却以悲剧告终。对于女主人公游苔莎的悲剧,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如神话原型理论<sup>[1]</sup>、后精神分析理论<sup>[2]</sup>、生态女性主义理论<sup>[3]</sup>等等)进行了解读。而对于这部作品的解读,本文另辟蹊径,运用语用学中的面子理论来阐述《还乡》中游苔莎的悲剧根源,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哈代这部家庭悲剧的成因。

## 一 面子理论概述

礼貌和面子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当然会体现礼貌和面子问题。自从利奇(Leech)提出了礼貌原则以及布朗(Brown)和列维辛(Levinson)(1978)在戈夫曼(Goffman)(1967)的面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子理论以来,礼貌和面子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按照布朗和列维辛的观点,礼貌就是“典型人”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他们认为,交际双方通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能够达到给交际双方都留点面子的目的,因此,他们的礼貌理论通常被称为“面子保全论”<sup>[4]</sup><sup>102-107</sup>。

“面子保全论”首先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典型人。典型人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也就是说,是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这种典型人具有两种特殊的品质:面子和理性。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

象”,它分为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和负面面子(negative face)。前者指的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许,这种愿望一旦得到满足,正面的面子就得到保留;后者则指有自主的自由,不因迁就别人或受到干预、妨碍而使自己感到丢面子。

布朗和列维辛认为,既然言语行为在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那么每一个典型人都应该寻求一定的方式去避免这些面子威胁行为,或采取某些策略减轻言语行为的威胁程度。这些策略有正面的礼貌策略(positive-politeness strategies),也有负面礼貌策略(negative-politeness strategies)以及间接礼貌策略(indirect-politeness strategies)等等。在社会交往中既要尊重对方的正面面子,又要照顾到对方的负面面子,这样才能给对方留点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挣点面子,以免带来难堪的局面或使关系恶化。尤为重要的是,人们要特别顾及听话人的面子需求,包括听话人的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sup>[5]</sup><sup>59-69</sup>。本文尝试从“面子保全理论”的视角出发,从游苔莎与丈夫克林以及她与婆婆姚伯太太之间的关系着手来分析游苔莎悲剧的原因,进而探讨这部家庭悲剧所蕴涵的深层含义。

## 二 游苔莎与丈夫克林——从“爱”的理想化到幻灭

对于女人,爱情和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生活的质量。和谐的婚姻带给夫妻双方的绝不仅是物质上的充盈,更是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愉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在何种程度上顾及礼貌,维护对方的面子而得以家庭

① 收稿日期:2013-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资助课题(20121707);湖南省教育厅社科重点资助课题(11A075);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英美文学)(XZD130011)

作者简介:龙 跃(1976-),女,湖南邵阳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教学法研究。

和睦。虽然亲密如夫妻，但是两人之间交流时也应该遵循“面子保全论”；否则，两人在撕破面子的同时，也是宣告婚姻以悲剧告终的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游苔莎与丈夫克林的婚姻是一幕悲剧，也决定了她生命中浓重的悲剧色彩。

应该说，出身于热闹的海滨胜地蓓蕾口，却因父母双亡而不得不投靠外祖父，从而被迫生活在埃顿荒原的游苔莎是一位对幸福生活有着不懈追求的漂亮女人。这位“夜之女王”“天生具有神的秉性”，同时具有“非凡的激情”<sup>[6]72</sup>。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爱她爱得神魂颠倒”。但与别的女人不同，她需要的是“强烈炽热的爱情”，而不是那种“燃不起多大光热，却能持续多年的爱情”<sup>[6]77</sup>。这个一切以个人享乐主义为中心的女人，“觉得自己就象一个遭放逐的人”<sup>[6]77</sup>，一心要逃离埃顿荒原，去大城市巴黎过上她梦想中的浪漫豪华的生活。她先是与韦狄频频约会，只是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对象”，“以此打发自己的空闲时光”<sup>[6]79</sup>。当韦狄知道她无意与之结婚，打算与当地文静温驯的坦茜结婚时，游苔莎又把韦狄成功地勾引回去，而当暗恋坦茜已久的红土贩子文恩明确表示愿和坦茜结婚时，游苔莎就觉得韦狄“不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男人，已成了一个多余的人”<sup>[6]114</sup>。

而出身于埃顿荒原富裕家庭的克林具有一定的新资产阶级思想，他厌倦了巴黎纸醉金迷的生活，回到家乡试图通过教育计划提高乡民的知识水平。当游苔莎发现了还乡的克林，觉得他一定是能帮助她逃离荒原的救星时，立即毫不犹豫地踢开了韦狄，寻找一切与克林独处的机会。她甚至偷偷地替一位男演员去克林家中举办的她平素最鄙夷的“蒙面剧”担任角色。这两位生活理想或者说生活目标截然不同的男女走到一起，最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婚姻以失败和惨烈告终。本文粹取了小说文本中游苔莎和丈夫克林分别在恋爱前、热恋中和婚后的3段对话，对“面子保全理论”在游苔莎和丈夫克林的婚姻关系处理中的策略及如何合理使用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

克林：“你乐意帮助我吗？来教高年级的课，我们或许能给他们不少教益。”

游苔莎：“我倒一点不想干这事，我不怎么喜欢我的这些同类，有时我真恨他们。”

……

克林：“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肯听听我的计划，或许会对它有点兴趣，你该恨的是造成这些东西的根源。”<sup>[6]208</sup>

……

从这段两人恋爱前的对话来看，克林不惜损害自己的正面面子，恳求游苔莎能赞同并协助他愿望的实现，但游苔莎违反了正面礼貌的策略，直接反对了克林的计划；尽管这样，克林还是使用了间接礼貌策略，委婉地表明他想和游苔莎合作的意愿，指出问题的所在是当地的乡民思想落后。实际上，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开始游苔莎和克林在生活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两人的对话难免有冲突。但克林一厢情愿地把这个漂亮女人“编进了他的教育计划”<sup>[6]215</sup>，并幻想她能成为一个“寄宿学校的女舍监”<sup>[6]215</sup>；尽管克林的母亲明确告知他的计划不过是个“有意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sup>[6]215</sup>。

再接下来看两人在热恋中的对话：

……

克林：“别逼我了，游苔莎，你会嫁给我吗？”

游苔莎：“我没法讲。”

克林：“算了——别再提什么巴黎了；它并不比别的地方更好，答应我吧，宝贝！”

游苔莎：“我完全能肯定，你是决计实行不了你的那个教育计划的；对我来说，到那时一切都没问题；因此我答应你，我永远永远都是你的。”

……

克林：“你心气太高，——不，确切的说，不是心气高，是追求享受。”

游苔莎：“别误会我，克林，尽管我爱巴黎，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对我来说，成为你的妻子并在巴黎生活不啻是生活在天堂里，不过我宁肯跟你一起在这穷乡僻壤中生活，也不要不是你的妻子。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是得到了而且是大有收获。这也是我的真心话。”<sup>[6]222</sup>

……

在这段对话中，当克林向游苔莎求婚时，游苔莎采用了间接礼貌策略，说话含糊其辞，并不直接回答克林的请求，只说“我没法讲”。因为在此阶段，游苔莎认定克林就是那个一定能带她离开荒原，去五光十色的巴黎过荣华富贵生活的男人，为了迎合克林，获得其好感，在不直接损害克林正面面子的前提下，不立即撕破面子回绝他，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所以当克林指责她“心气太高”，她甚至迎合克林的正面面子，急切地表明她爱的确实是克林本人。游苔莎最后表面上是答应了克林的求婚，但实际上她开始了耐心的等待，她等待克林教育计划失败的那天，他好心口服地和她一起返回巴黎。这种表面的妥协以及对爱情的理想化和他们彼此的生活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也决定了他们接下来的婚姻生活必定是跌跌撞撞、千疮百孔。

克林不顾母亲的反对，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母亲的家并和游苔莎结婚。婚后的幸福只维持了3个月，就因克林看书过于勤奋而身患眼疾告终。为维持生计，克林只能暂时做一些在游苔莎看来是下等人做的割荆柴之类的体力活。而最令游苔莎备感震惊的是她居然听到了丈夫边工作边哼着小调。她是一个受过教育、有身份的女子，而克林对这种下等活能自得其乐，这大大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为摆脱愁闷，她甚至和已有家室的旧情人韦狄走到一起。不巧的是，就在两人在游苔莎家约会的当儿，婆婆姚伯太太主动上门向儿子示好。由于害怕误会，游苔莎并没有及时开门，而姚伯太太也误会了儿子，以为儿子拒绝其友好示意故意不开门；在返回的途中又饥又渴并遭遇毒蛇咬伤，最后含恨而死。当克林从旁人处知道母亲死亡的实情，他接近崩溃。在质问游苔莎的过程中，两人起了激烈的冲突。

……

游苔莎：“……你的夸大其词实在太可怕了，不过我不可能为我自己争辩——不值得这样去做，对我的将来来说，你已是无关紧要了。”

克林：“如果我告诉你，要你永远毁灭我们在这儿获得最后一丝幸福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干出比这更坏的事情……”

克林：“一个让所有人都说坏话的女人怎么可能有一点长处。”

游苔莎：“噢，你太残忍了……我已经忍了好久了……即使我亲手杀死了你的母亲，我也不应该受到残酷到如此地步的这番折磨啊。行了，我要走了。——永远永远离

开你。”<sup>[6]365</sup>

……

从对话中可知，游苔莎已完全无视丈夫克林的正面面子，尖锐地指出丈夫对她“无关紧要”；换言之，她在宣告她并不再关心克林的任何感受。而克林在悲愤和冲动下一扫往日的温情，直接伤害了游苔莎的正面面子，指责她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以至于游苔莎再也无法忍受，彻底和克林决裂。游苔莎最后被逼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与旧情人韦狄匆匆私奔，不幸却被大水冲走，从而香消玉陨。

实际上，就游苔莎和丈夫克林的婚姻而言，虽然婚前感情基础一般，但婚后也过了一段相对幸福的生活。而由于两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目标差异太大，在面对挫折时，两人作为“典型人”，都丧失了理性的思考，不惜说尽恨言怨语，严重违反了“面子保全论”。夫妻俩在彻底撕破彼此面子、爱已幻灭的同时，也毁灭了婚姻。

### 三 游苔莎与婆婆姚伯太太——从“怨”的妥协到决裂

婆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家庭关系，也是家庭关系中最难处理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健康良好的婆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家庭感情的和谐，反之，则成了夫妻之间感情的最大杀手。婆媳关系一般很难处理好。之所以处理不好，笔者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婆媳双方在交往中没有照顾到对方的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如果婆媳双方都能够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时有意识地使用礼貌策略的话，那么就能够获得解决婆媳关系问题的“诺贝尔奖”。《还乡》第四卷中的第一章“舌剑唇枪野塘畔”中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婆媳之间的对话冲突。下面我们运用“面子保全理论”对该章进行细读，以期挖掘游苔莎和婆婆姚伯太太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逐步恶化，并最终为这个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

……

姚伯太太：“我毁坏你？你认为我是一个专会使坏的小人吗？”

游苔莎：“我没结婚以前，你就毁坏我，现在又来疑惑我，说我为钱私下里跟别的男人好！”

姚伯太太：“我没有法子不那么想。不过我在家门以外，从来没说过你什么话。”

游苔莎：“你在家里，可老对克林说我不好哇，还能有比那个再坏的啦吗？”<sup>[6]270</sup>

从上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游苔莎对婆婆说话时是非常的直言不讳，严重损害了婆婆的正面面子；婆媳双方并没有抱着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展开谈话，一开始就唇枪舌剑起来。本该互相照顾面子的婆婆和媳妇，却是如此对待对方，这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呢？

细读文本，我们知道《还乡》中的媳妇游苔莎美貌绝伦，独立不羁，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道德和基督教文明，想过梦幻般的理想生活，与尚处在宗法制的荒原格格不入。她被姚伯太太说成“贪图享乐的懒惰女人”。她的美貌和激情在荒原得不到认可和赏识，性格日趋孤僻和偏激。她对乡民一概否定，鄙视乡村生活的守旧和简陋，对当地人存有偏见，看不到他们淳朴和善良的天性。而婆婆姚伯太太是一个长期习惯于宗法制农村社会生活的上

等女人，她受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诱惑，鼓励儿子去挣大钱、发大财，她无法理解儿子克林形成于巴黎的高尚的精神追求，这本无可指责。她性格中的弱点在于感情用事，自以为是，以封建家长自居，争强好胜；她认定游苔莎是儿子不回巴黎的真正原因，千方百计排斥她。作为寡母的姚伯太太在丈夫死后将自己全部的爱投放在儿子身上，多年的母子相守相依使寡母习惯了对儿子的专有，但儿子最终长大成人，要娶妻生子，没有也不可能用全部的感情和精力去回报母亲，母亲感到不平衡。一般母亲也会感受到的母子之情和夫妻之情的竞争在寡母眼中就被加倍地放大，失落的痛苦也被加倍地放大。这种不健康的恋子情结只能加速婆媳关系的恶化。这时，几乎是出于本能，她将这种失落感迁怒于儿媳，认为是儿媳夺走了儿子对她的爱，因此想尽办法排斥儿媳，在克林面前表达对媳妇的不满。而游苔莎对婆婆姚伯太太的行为是非常的不理解和怨恨。她自小失去双亲，跟随外祖父长大，因此，她无法理解克林与他那强势精悍的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

如果说在和丈夫克林的恋爱期间，游苔莎对婆婆的怨恨还是持妥协态度的话，那么进入到真正的婚姻中，当后者伤害了她的尊严时，她就决意奋起反击，指责婆婆专门挑拨离间她与丈夫的关系。游苔莎在为自己辩解而导致自己负面面子受损的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婆婆的正面面子，从而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发。

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对话：

姚伯太太：“那都是我分内应做的事啊。”

游苔莎：“那我也要做我分内应做的事啊。”

姚伯太太：“你分内应做的事，有一部分大概就是挑唆他不孝顺他妈吧。这向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跟前受过这种气的那些人一样地忍受哪！”

“我明白你了，”游苔莎气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的样子说。“你把我看成了一个任何坏事都做得出来的女人了。你想，一个女人，背地里跟别的男人好，又挑唆她丈夫不孝顺她婆婆，世界上还有比这种女人再坏的啦吗？然而你现在可就把我看成了那样的女人了。你别把他从我手里拽走了成不成？”<sup>[6]271</sup>

在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游苔莎和婆婆姚伯太太之间并没有照顾到彼此的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没有使用相应的礼貌策略。婆婆姚伯太太认为她分内的事情是管教好媳妇，以维护儿子一个完整美满的家，而游苔莎则认为姚伯太太干涉了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她应该奋起反抗，尽力让小家庭摆脱婆婆的强势干预。但她们都忽视了两人所做的“分内事”有着交集——照顾和爱护同一个男人，也就是兼顾儿子和丈夫身份于一体的克林。面对克林，如果游苔莎在和婆婆姚伯太太交流时，能够稍微照顾婆婆的正面面子需求，比如对寡母婆婆姚伯太太过去这些年为照顾儿子成长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和认同，表达出她对丈夫克林真心的爱意；或者在婆婆指责的时候，游苔莎能采取负面的礼貌策略，比如向婆婆真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无意在感情上或者行动上伤害婆婆，那么婆婆也不会有儿子被抢走的失落感，自然说话也不会尖酸刻薄了。实际上，游苔莎和婆婆姚伯太太一开始就相互戒备，双方时时处处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人，都没给对方保留一点面子，从而为这场家庭悲剧埋下了后患。

我们再接着来看下面的对话:

……

姚伯太太也针锋相对一阵比一阵紧地回答。

姚伯太太:“你不要跟我生这么大的气,少奶奶!你瞧你的小模样儿都要气坏了;凭你,叫我这样的人气坏了,太不值当了!我不过是一个把儿子丢了的苦老婆子就是了。”

“你要是厮台厮敬地待我,那你的儿子还仍旧是你的儿子呀,”游苔莎说,同时滚热的泪从眼里流下。“都是你糊涂油蒙了心,自讨无趣;都是你造成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再合起来的裂痕!”

姚伯太太:“什么都赖我呀!你这样一个小小年纪的人,对我这样放肆无礼,这叫人怎么受!”<sup>[6]271</sup>

……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姚伯太太由于偏见和固执,对游苔莎耿耿于怀,言语间直接威胁到了游苔莎的负面面子,如命令媳妇不能和她生气;进而又威胁到媳妇游苔莎的正面面子,严肃批评她对婆婆的放肆无礼;而游苔莎对姚伯太太也毫不谦让,锱铢必较,不顾姚伯太太的正面面子,指责婆婆“糊涂油蒙了心,自讨无趣”。在这里,游苔莎和姚伯太太完全是针锋相对了,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来。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因为婆媳双方存在着代沟,很自然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同,可能就会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多数不存在是非问题,可能双方都有其合理之处;如果双方都不能退让一步,那么婆媳关系之间根本无法和好。正是由于婆婆姚伯太太说话尖酸刻薄,而媳妇也对婆婆出言不逊,婆媳双方都不给对方一点面子,这就导致了婆媳关系更加恶化。于是,儿子收拾行李要走,决定和游苔莎另外租房与母亲分开住。儿子走后,姚伯太太尝尽孤苦伶仃的滋味,心中无限凄苦,却还是迟迟不肯作出让步。最后她听从文恩的劝说去看儿子,却由于误会吃了闭门羹,一时悲愤交加,终于死于非命。而媳妇的厄运也接踵而至,最后在愤恨中溺水而亡。婆媳双方的偏激和决裂最终导致了游苔莎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也导致了一场家庭悲剧。

## 四 结 语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作者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深刻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它不仅来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而且能够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反映,必然会对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行为举止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存在哲学和存在诗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所说的那样,“文艺与人的存在有着原始的、固然的联系,它源于生存,并在人类的生存历史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sup>[7]124</sup>

《还乡》这部作品是作者哈代关注现实人生,深刻领悟弱势群体生存处境的杰作。细读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读者可以感受到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深邃的哲理思辩和深深的人文关怀。勿容置疑,运用面子保全理论来解读这部作品对我们处理各种家庭关系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 参考文献:

- [1] 王 平.《还乡》的神话原型解读[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4):37-38.
- [2] 龙 娟.游苔莎悲剧的后精神分析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9(3):62-66.
- [3] 胡 敏.从《还乡》管窥哈代的生态思想[J].赤峰学院学报,2012,33(5):158-160.
- [4] 何自然.语用学和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5] George Yule. Pragmatic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6] (英)哈代.还乡[M].孙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7] 郭宏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The Face Theory Approach to Eustacia's Tragedy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LONG Yue, HUANG Yun - 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olleg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800, China)

**Abstract:** Brown and Levison's Face Theory points out that people should take some politeness strategies to improve listeners' face - satisfaction needs in the interactions. Wit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dialogues between Eustacia, the heroine in Tomas Hardy's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and her husband and those between her and her mother - in - law based on Face Theor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tragedy results from the main characters' incapability of taking each other's face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ir interactions, and that the inharmonious relationship foreshadows the breakup of the family. The analysis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uld enlighten us on how to maintain the house ties.

**Key words:** Face Theory; politeness strategies; tragedy

(责任编辑 罗 渊)